**同人-勋鹿-【高飞罢】**

“先生， 这是您要的毯子，祝旅途愉快。”

听到空乘温和的提醒，他摘下眼罩，伸手接过薄绒毯，轻声说了谢谢。那双还未适应周围亮度的眼睛，被透过舷窗依旧不减锐利的光线隐隐刺到，微微眯了起来。尽管耀眼，他却忍不住迎着它，试图在光斑之外看清飘荡在机翼边的那一朵云。白花花，乱糟糟……

是夜，飞机平稳降落。

机舱内，入耳全是——此起彼伏的开机声、信息提醒音，一个个迫不及待地对着手机那边的人们诉说着。他大概是最安静的那一个，虽然未读消息和来电轰炸不少，但只敢隐隐期待的名字，却不曾亮起。摁下那股子不得劲和眩晕感，少年借着口罩和帽檐的掩护，一路快走到了航站楼，一抬头，久久等候的灯牌们驱散了几分粘腻在皮肤上的冷触感。

“我回来了。”

尔后，恍惚过了很久。

对少年鹿来说，那是一段难以言喻的时光，就如同老旧的黑白电视屏上，铺满了雪点的模样。身体里窜动的不适感、精神上死堵的高压石，双重作用下，他选择了把自己抽离开来。关上手机，困了就躺着，醒了就晒晒太阳、发发呆，偶尔也出门，搭讪下小区里练太极的老大爷……

天儿越来越冷，人们走在路上得把脖颈藏进围巾、把手缩进口袋。可作为这一年的末尾，十二月实在不愿淹没在这片沉寂里了。

那一天的东直门热度，那两小时内暴涨的百万回帖，以一种霸道的方式，在公众面前宣告了她们对少年的守护。

然而，这一次的“她们”里，悄悄混入了某个“他”。

少年在深夜的温柔回应，也把一切的憧憬渴望推向了顶峰。这个“一切”里，也悄然融进了“他”的情绪。

“他”隐匿在某根网线的另一端，狂热而又自制。可惜，这良好的自制力，在隔天曝光的视频——少年温柔的笑脸面前，碎成了渣渣。“喂，哥，我要出一趟远门……去不了的话，你就等着我的精神病上热搜吧”。

第四天。

“首都机场，晚上十一点。”叮地一声，信息提示音响起，少年顿住了准备投喂小金鱼的手。等划开了屏幕，看清了发信人和内容以后，他直接手抖到整包鱼食都晃缸里去了。急急忙忙地换了缸水，一不小心又把棉拖鞋浇了个透心凉。慌了大半个钟后，他又默默坐回了沙发，发了很久的呆，当客厅里的电子钟响起了“现在时间八点整”的声后，他嚯地立起来，冲到衣柜里随便扒了件外套，就往外奔。

等门外的冷风刮到脸上，他才匆匆从口袋里掏了个口罩，又把帽子扣上，拦了部的士。车窗外的灯火，明明灭灭……

22：00整，他没有下车。

22：30，他依旧像被定格了一般，耐心地盯着表盘。

当分针指到22:55，他深呼吸了一把，推开车门，走进了机场大厅，穿过几团不明生物，来到了T3的二楼。“我等10分钟就走，只等10分钟，就……”

少年低着头念叨着，忽得，他看到了一双脚，停在了自己面前。那一瞬间，他紧张到只想立马转身，逃到一亿光年以外，却猛地被那个人揽了个满怀，“一起走吧”。

一路上浑浑噩噩地，心里有个小人突突地擂起鼓来。

直到他们上了车，男人报了地址，他才想起要偷偷地挪动头部去瞟对方一眼——一件黑灰色的长外套里隐约还能看见舞台T的衣领，再往上，是显了薄汗的颈，紧抿出的唇线，熟悉的鼻梁，和死死盯着自己的那双眼。

“去哪？”

“一个能好好说话的地方。”

两人便再也无话。

司机七拐八绕地开着，终于停在了一个安静的小区入口前。下车、跟着上楼、出电梯、开门、关门。

男人没有开灯，却只是在关上门的那一瞬间，就立马准确握住了少年冰凉的双手。在黑暗里，他凭着直觉，靠近了少年的脸，有人在后退，他也只是耐心地慢慢地靠过去，直到鼻尖能感受到对方不稳的呼吸时，停住了。

“我很想见你。”男人开口打破了这安静的对峙，说完便把双手往上移，抚过肩膀，再轻轻扶住了那温热的后颈，“不要躲开我好不好？”。

少年的手，莫名地发起颤来，随着男人的碰触过电一样，刺啦刺啦地过到了脸颊。他不说话，也说不出话来，只是闭紧了眼睛，把唇往前面送。

还好，没有落空。

就像一只飞鸟，撞上了捕猎中的隼。